

考古与文化

续编

曹兵武 著

探寻穿越时空的考古透视镜

考古与大众

考古拾零

考古圈内的书·人·事

考古问学



考古与文化

续编

曹兵武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与文化续编 / 曹兵武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7

ISBN 978 - 7 - 101 - 08403 - 0

I. 考… II. 曹… III. 考古学 — 文集 IV.
K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9881 号

书 名 考古与文化续编

著 者 曹兵武

责任编辑 许旭虹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25½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403 - 0

定 价 65.0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 探寻穿越时空的考古透镜

为什么考古？ / 2

证明一点什么与考古学的异化 / 8

凿穿黑暗 / 11

考古学与文化——略谈考古学核心理论体系及其文化意义 / 15

考古学的历史——闲谈几部关于考古学史的著述 / 18

考古学·知识动力学·知识现象学 / 21

考古学的考古：另一种知识考古学 / 23

物质文化与文化：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模式 / 32

小议考古学与美术史 / 34

学术语汇与考古知识的进步 / 37

江西进贤李渡酒厂作坊与作为方法的考古学 / 39

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兼谈考古学的定位及其阶段性 / 41

“考古学的定位”：开栏的话

——暨“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综述 / 48

当代科技与考古学——多重视野下的人类古代 / 52

谈考古学研究范围的扩展问题 / 57

当前中国考古学与环境考古学 / 60

聚落考古学中的环境考古研究问题 / 66

关于考古发掘中的大面积揭露 / 73

美国考古学中的民族学传统 / 76

第二部分 | 考古与大众

分享探索——抚仙湖水下考古现场直播观感 / 82

考古发现与人类知识进步

——兼谈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与考古知识普及 / 85

考古学进步的社会环境琐谈 / 100

考古学诞生阶段的三大动力 / 106

考古学与大众 / 110

让考古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 120

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 / 125

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问题 / 137

考古人的节日——国内外考古评奖纵横谈 / 144

考古发掘报告三题 / 155

考古学知识普及二题 / 161

第三部分 | 探古拾零

深入黄土地 / 170

刍议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 175

发现与探索——重读《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 188

城市考古所的机遇与使命

——从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成立说起 / 201

苏秉琦先生的遗产 / 205

宁可废于都，不愿归于田 / 207

树状进化：蠡猜人类起源与文化变迁 / 210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 / 215

二十世纪的世界考古 / 232

当代考古学的视野：世界考古联盟与世界考古大会 / 244

第四部分 | 考古圈内的书·人·事

我与张光直先生的人缘和书缘 / 254

考古学的灵魂——张光直先生《考古学：

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译后记 / 260

班村发掘之缘起——怀念俞伟超先生的一段往事 / 265

如对先生——读《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 / 272

考古和考古学——评巴恩当代学术入门之《考古学》 / 275

让垃圾唱歌——读《垃圾之歌：垃圾的考古学研究》 / 278

别拿古代来忽悠

——盗墓乃至古代题材艺术作品的若干批评 / 281

思考·回忆·考古——读《考古学思想史》 / 285

中国考古拥抱世界：考古翻译的三个阶段 / 288

中国考古学中的主流与暗流——读《手铲释天书》 / 294

早期中国研究的集大成者——李学勤及《中国古史寻证》 / 297

周昆叔先生《花粉分析与环境考古》跋 / 300

《考古·文明·思想：大考古》选编者言 / 311

《考古学：追寻人类遗失的过去》自序 / 314

第五部分 | 考古问学

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想——俞伟超先生访谈录 / 322

“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安金槐先生访谈录 / 349

凿纳于考古与历史之间——许顺湛先生访谈录 / 361

聚落 · 城址 · 部落 · 古国

——张学海谈海岱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 / 369

后记 / 394

第一部分

探寻穿越时空的考古透镜

为什么考古？

古代是现代人类唯一拥有过的生活可能性的写真，而未来只是一张没有兑换的支票，古代包含着我们应对未来挑战的钥匙。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搞考古？为什么选择考古这个职业？

这个问题通常使我感到难以回答。因为作为人，我们往往很难主动地选择什么，常常是某些复杂的原因纠缠在一起，最终使我们和某种东西结下了不解之缘。任何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有一点社会阅历和体验的人，可能都比较容易在这一点上与我达成共识。

还是让我以一些琐碎的事情开头。大约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子时，村子里来了几个所谓的考古学家（以现在老练得多的学术眼光看，这些人至多只是乡下人经常见到的那些那个年代偶尔有空到乡下来溜一溜的县上干部而已）。他们并不与百姓为伍，喜欢独自溜溜达达，然后拿

着粮票挨家挨户地去吃派饭。然而有一天，当他们从一块正在平整的土地里掏出了几个怪模怪样的瓦罐时，不大的小村竟然轰动了好一阵子。据说这些玩意儿是差不多两千年前汉朝的东西。对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乡下人来说，三代人可能已是他们所能想象的时间的极限，两千年当然是一个吓人的数字。成群的孩子跟在这几个穿中山装的“考古学家”后面，卫护着那几只缺沿掉耳的罐子闹哄哄地从田间的小径上挤过。

这情景给少年的我留下了一些印象，但绝不是关于考古学的印象。这种印象也丝毫无助于我以后选择考古的志向。

后来由于极其偶然的原因，高考时填报了考古学的志愿，但是并没有真正地热爱考古。报志愿是有些出于无奈，而真正热爱什么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只觉得有一种朦胧的愿望，想走出那片狭小的土地，想弄清楚某些关于人的事情。这究竟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那个独特的时代的馈赠还是个人的向往，其实并不重要，总之，在一个严冬才去春寒料峭的年代，这样的向往总是自然而然的。

前不久我曾经听过一段述说，讲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文系和考古系曾经是北京大学文科的热门。在商海无边人如潮涌的今天，这似乎有些荒诞不经甚至是酸腐，但我知道这曾经是历史的真实，并且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赶上了这一热潮的最后一班地铁。现在很多年过去后，绝大部分搞考古的一定会灰溜溜地把这段轶闻作为笑谈，因为在事实远离了它所存在的背景时，当然会显得相当的滑稽。

真正对考古学具有比较清醒的自我意识，是在经过多年

的钻山爬沟、夜灯苦读之后。还是用事实来描述事情的本身。

1988年秋季，我初离校门不久，来到晋南黄河边一座小镇考古。这个小镇坐落在中条山的最深处。汽车穿山越岭，从晋南的历史名城侯马颠簸了四五个小时（其间还在县城换了一次车），才把我们这几个北京的来客送达了最终的目的地。下了车，抬头四望，四周围全是高山，唯一的缺口就是从西向东黄河穿流于群山之中的那条狭谷。黄河的水紧贴着两边陡峭的山壁流过。而在一条不大的小溪注入黄河的交界之处，有一块不大的黄土台地，三千多年前商代的先人就在这儿留下了一座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雄伟的城堡。

一件多么奇异的事情。

我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一千多年。

1988年并不是这儿工作的开始。很多老一辈考古学家比我们投入得更早。一些人的头发在这儿白了，一些人在这儿落下了终生不治的病症，还有一些人在这儿出了名，变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学者。然而，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是挖了这座城堡的一小部分。我们还得继续工作下去。在山西南部某座在绝大多数中国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小镇上，我和我的同事们与历史贴在了一起，而我们自己自然很快也就披上了历史的尘埃，行将以考古这种独特的方式，远离当代都市和文化的丛林，最终也消失于时间的长河之中。

我们毕竟还算是对历史具有某些稍微的常识和感觉，是带着几份自愿献身于某种所谓的科学。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农民兄弟，则很少顾及这些。他们只知道这是一项义不容辞、必须完成的工作。他们帮助我们挖土，既是为国家尽了义务（在他们眼里，我们考古工作者一直被视为公

家人，被视为代表国家的国家干部），也可以获得工资——一种比种田来得稍稍容易的收入。虽然当锋利的锄头斩断将熟的禾苗时，他们的眼睛里也流露出一些惋惜，但很快他们就会以更直诚的态度配合我们超越这现代的伤痛，进掘至历史的深处。

然而，麻木并不意味着可以逃脱历史的审视。每年每天，在我们的劳动大军中都可以看到一些陌生的面孔，而同时减少一些熟悉的朋友。他们中有些人是找到了更好的谋生的活路，有些人则是真正的离去了，已变成历史的一个部分。在这块不大的黄土台上，每年都会增添一些新坟。坟上的白花常常在我们劳作时随着一阵急风从脚边滚过。

在这种安静、孤寂而又紧张、严格如军旅般的劳作中，我们深切地体味着历史。而我们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视角获得这样的感受，考古起了桥梁的作用。

然而，正如我们难以评说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种感受一样，我至今无法评说我到底喜不喜欢考古。但是，无论如何，从这种工作、这种感受以及考古学自身，已经使我培养起一种责任。

每年开工伊始，每当亲眼看着随着自己的一声令下，无数利刃飞快地斩倒绿油油的禾苗，看着农民领到不多的钞票作为补偿而欢天喜地、忘了耕耘的艰辛和应有的收获时，我不能不怀疑让历史服务于今天可能过于抽象甚至只是一纸谎言。然而，这种怀疑很快就会消失。周而复始，我已经对这种大规模、有意识的杀生行为有些无动于衷，我们继续向土地和历史的深处挖掘。然而，正是在这种怀疑和麻木的递变过程中，历史的意义开始呈现。因为我们

自己就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开始投入了彻头彻尾的历史之中。我们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在飞扬的尘土和尘土中正渐渐露头的古代文物中，在刚刚倒下的遍地青苗以及农民和我们的汗水中，在头顶永恒的阳光下，我们摘下了考古学家的帽子，与历史相遇。

这很像一幕舞台剧，剧情渐渐展开，只有在人们不知不觉时，高潮才能来临，而当人们略有所悟时，高潮已稍纵即逝。我们并不能揪住历史及其意义本身。我们总是在追寻，在体味，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个人的失望或者是生活的愚弄就简单地指斥追寻历史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则未免过于愚昧或急功近利。

然而，不幸的事实是，我们正越来越频繁地面对这样的指斥——人这种独具历史意识的动物，似乎正越来越急不可耐地要走到自己历史的终点，我们对结果实在是太在乎了，以至于愿意牺牲或者忽略历史的过程。因此，背负历史包袱的重任，就只能逐渐落在了人群之中少数人的肩上。我常常自嘲，我们是在一个没有贵族的时代选择了一种贵族的职业，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只是把目光投向更高层次、没有止境的温饱、舒适和方便，他们正变得更加焦躁和不安，更加缺乏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怀和自信。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状态，是一种必将导致最终的崩溃和物种的集体灭绝的最初的征兆。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关头，才更有提醒人们关注历史的必要。

虽然我从不相信我已从历史中发现了什么智慧，但是，我至少相信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寻得某种慰藉以及对某种可能性的既有证明。而这不正是这个时代所普遍缺乏的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吗？

古代是现代人类唯一拥有过的生活可能性的写真，而未来只是一张没有兑换的支票，古代包含着我们应对未来挑战的钥匙。

愿更多的人在精神上从事一次考古的历程，学会用经验开启未来的大门。

1994年初稿，曾刊于《华夏人文地理》2003年第5期

证明一点什么与考古学的异化

关键是要尊重本能，听从心灵的召唤——当一个人还能够听清自己心灵深处的声音，就意味着他身上的那种巨大的潜力尚未泯灭。

有时候，我们常常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向自己或者别人证明一点什么，其结果，虽然期望往往也可能真的被得到证明，但同时，我们却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就此沉溺于这种证明自己的游戏当中。尤其可恨的是，结果我们总是会发现，那些我们意欲向其证明自己的东西，却常常是我们自身或者他人身上的劣根性。也就是说，向这些劣根性屈服，不但浪费时间与精力，最后还毁灭了我们自己。

比如做一个考古学家，也许在开始时总多少保留一些浪漫的幻想——这是考古学巨大的时空尺度、无数直接面对的人类历史的哑谜与初入此门的青春本身遭遇时的义无反顾的要求。然而，年轻人却常常要顾虑别人说自己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等等，甚至恐怕别人一句简单的“某某田

野^①不行”，就把自己打入了这门学科的另册之中。于是一埋头就是很多年的田野发掘，黑天昏地，其他什么都很少关顾。

考古学家做田野发掘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情况常常是，由于是带着一种想“证明一点什么”（比如说证明自己还吃得了田野的苦、田野水平还可以之类极简单的诉求）的包袱，所谓田野常常就是不停步地挖，一个遗址接着一个遗址，眼里尽是灰坑、地层、陶罐，连续或者不连续的线、面，直到挖到年纪差不多了，别人说行了，有了一些资历了，抬起头来，眼前一片晕眩，天空、山水与原野，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不知道自己身处地方，不知道今夕何年，原来的书本和幻想也差不多丢净忘光了，于是，只好低下头来接着挖，做了一个不太情愿或有些麻木的考古匠，历史科学的二传手，甚至是连资料也没有机会整理出版的古代文物破坏者。

这样，“证明一点什么”，不仅祸害了那想“证明一点什么”的人，也祸害了田野考古工作本身。由于一代一代地这样挖下去，由于那种意欲“证明一点什么”的人的日积月累的低下素质与褊狭眼光，考古的田野工作也就丧失了其原初的意义和乐趣；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所从事的考古工作，都因此而被异化；历史研究和文化解释缺少了一种最宝贵的激情和现场的经验。

这是一种考古学中颇具普遍性的悲剧。要避免这样的悲剧，我们必须摒弃工作中的某些功利性——我指的是那种企

① 指考古学的野外调查与发掘，这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基本功。